

# 朋辈教育与书院创业教育模式构建

李可

(澳门大学)

**摘要** 朋辈教育，作为一种革新型的教育方法，目前多用于高校心理咨询辅导及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其他教育领域鲜有应用。本文以澳门大学书院在创业教育方面的尝试为例，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以书院为平台、通过朋辈教育方法进行创业教育的优势，以及构建规范化创业教育模式的可能。

**关键词** 朋辈教育；书院教育；创业教育

## 一、创业教育：以创业人格的培养为核心

### 1. 创业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自 20 世纪中叶始，大学的角色和功能就不再是单一的教学科研，而转变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向社会输送人才和知识成果。当大学不再是读“圣贤书”的象牙塔，而是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时，大学教育的方向与目标也随之调整，人才的培养和研究的方向更多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契合。创新创业是一个国家内生动力的源泉。在 1999 年发表的《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创业教育”的概念，强调创业技能与创业精神应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在此之前的 50 多年，很多国家的教育机构已经开始践行创业教育改革。哈佛大学自 1947 年开始推行创业教育，开设的创业课程内容涉及创业风险评估、商业企划书制作、企业运营管理、领导力等多方面。《创业学》作者，有“创业教育之父”之称的百森商学院杰弗里·蒂蒙斯教授 (Jeffry A. Timmons) 强调创业教育的非功利性，从发挥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功能角度出发，通过发起普来兹 - 百森商学院伙伴项目，吸引成功企业家与创业学教育者共同推行创业教育。美国斯坦福大学亨利·埃兹科维茨教授 (Henry Etkowitz) 独创大学、产业、政府协同合作的“三螺旋模型”的创业教育机制，旨在推动三者在创业教育方面的充分沟通合作、资源共享，以达到创业教育效益最大化。除

美国外、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也都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国内创业教育体系。

在中国，创业教育最初是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被提出的。1998年，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各高校开始创业教育尝试。1998年，清华大学开始组织“创业设计大赛”，从1999年开始团中央、教育部等机构联合举办两年一届的“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先后开始创新创业教育尝试。随着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教育开始新一轮的普及和推广。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指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重要举措。2016年5月，国家发布“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文件，各省相应出台改革方案，如允许大学生保留学籍休学创业、将创业纳入高校课程体系、设创业教育学院等。

通过政府推进的创业教育改革，纵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创业教育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引起高等教育机构的普遍重视，但另一方面，也出现创业教育表层化，创业课程内容单一，重知识传授、轻创新及应用能力培养，与产业脱节，可转化成果不多等问题。创业教育如何改革，应从创业教育的初衷进行反思，即：创业教育的核心目的为何？

## 2. 创业教育的核心：创业型人格的培养

何为教育？蔡元培先生言：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陶行知先生指出：教育是要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教育的首要功能是“立人”，促进人的个体发展，包括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发展。同时，教育的社会功能，是为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的需要培养人才。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功能应是有机的统一，而非对立。同样，创业教育的核心或首要目的，应是对创业人格的培养。这一目的，也应体现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有机结合。

创业型人格在人格心理学领域，被定义为人格的三级结构（即人格需要力、人格判断力以及人格动机和行为）均衡发展的人格。美国职业心理学家霍兰德（John L. Holland）将创业型人格特点具体描述为“积极、乐观、独立、自信、善于表达、社交能力强、有社会责任感、执行力强”等。Timothy Butler 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7年3月刊上发表《聘用创业型领导人》（*Hiring an Entrepreneurial Leader*），他对4000名成功企业家进行心理测试，并将结果与1800名总经理领导者心理测试结果做对比，最终对“创业型”人格做出进一步解读：具有创业型人格者具有冒险精神，往往对新事物抱有极大好奇心，而非对未知领域产生焦虑；抗压力强，对风险的把控能力更高；对掌控权（对最终产品的掌控权）而非统治权的需求高。

基于对创业型人格特点的归纳总结，可对创业型人格的培养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业型人格培养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格的均衡发展，没有全面均衡发展的健全人格（如依附性人格）无法形成创业型人格。实际上，在追求人格均衡发展方面，创业型人格培养

并非是另起炉灶，而是与“在健全人格基础上促进个体全面发展、让个体生命潜能充分发挥”的全人教育目标一致。因此，创业型人格教育任务并非由哪一个或几个课程可以完成，而应浸润在“全人教育”体系中的同时，侧重创新创造能力的培养。第二、创业型人格培养绝不仅仅是创业知识的简单灌输，而是对个人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因此，在教育手段上，不应局限于授课，而应通过丰富多元化的体验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第三、创业型人格培养不应以实体创业结果为导向，而应以增强个人综合素质、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为目标。因此，在评价创业教育效果时，不应仅以创业比赛获奖与否、成果转化多少、毕业后实际创业的创业率高低作为评价标准，而应综合考评培养对象创业兴趣、创业意识、创业能力的提升程度。

## 二、澳门大学在创业教育方面的尝试

澳门长期以博彩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单一化的经济结构给澳门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在逐步显现。为配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改革目标，充分发挥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作用，澳门人才发展委员会于2018年公布《澳门中长期人才培养计划——五年行动方案》，其中提出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为配合特区的人才培养计划和目标，澳门大学近年推行创业教育，并在校内设置创业平台，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支持和指导。澳门大学现有的创业平台如下。

### 1. 澳大创新创业中心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澳大人的创业孵化谷

为配合澳门政府扶持青年创业的政策，澳门大学成立创新创业中心，为澳大人的创新创业提供一个支持平台。目前他的功能与定位主要是面向全校提供创业课程、讲座、培训，普及创业相关知识；组织论坛、参访等活动，组织师生参加校内外创业比赛，增加与企业、社会团体的学习交流机会；对入驻团队提供专项指导和咨询，对优秀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澳大师生将创新概念转化为产品，协助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并提供市场拓展、财务、融资、法律、业界合作等全方位支持服务。

自成立以来，中心开办多场创新创业讲座、组织创新营、区块链训练营、应用程序训练营等培训活动、组织师生参加“中银杯百万奖金澳门区创业大赛”、“赢在广州”暨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创业大赛、香港科技大学编程马拉松比赛等，屡获佳绩。中心提供“创新与创业”(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3学分课程，供本科及研究生选修。

目前入驻该中心的团队和公司包括“金创克生物科技”、“奥正医疗”、“分分钟无人超市”、“乐送”、“智能路边泊车引导系统”、“澳莱特能源科技”、“南国优创互联网教育工作室（国际汉语网络教育平台）”等，涵盖中医药、医疗科技、信息及通讯科技、新材料、教育及旅游领域。

### 2. 校园创业计划

校园创业计划是由澳门大学学生事务部与澳门大学学生会创业学会合办，提供学校部分空间给学生经营团队用以经营学生商店。本活动主要是由学生自发组成团队、通过

比赛由获胜者获得店铺经营资格。店铺经营每年需审核，经营不善将被淘汰。其目的在于为在校学生提供真正的市场化营商环境，培养他们的创业实操技能，为将来创业积累宝贵经验。目前澳门大学有两间食肆和一家物流公司由学生自主经营，经营状态良好。

### 3. 书院生自发创业

除了以上创业平台，书院中也出现了可喜的创业萌芽。笔者曾任职的曹光彪书院，就有3组自发形成的创业团队。

一是以机电工程系学生胡致远为主导的创业团队。在书院中，他和另外两名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的学生冼毅和陈修垚，合资100万人民币在广东珠海开了一间技术型娱乐公司，公司前期以卡丁车与主题餐吧来盈利，长远目标是发展成为集合多方面技术研发和娱乐项目的新型综合体。这个团队的核心，胡致远同学是科技爱好者，在学习之余，还在北京独资经营科技公司、主营机械开发制造、药品、医疗器械研发销售等，创业资金全部由抵押他自己的两个关于涂料专利和一个无人机专利而来。由他个人研发和组装的超轻型动力三角翼小型飞机和自动奶茶贩卖机，还在2019年澳大开放日公开展出，十分吸睛。

第二个创业团队是由一群对咖啡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同学组成：款客服务及博彩管理大三学生范豪杰、会计信息系统大三学生李宗信，以及机电工程大四学生丁子钦。他们在书院成功开办“Infinite Coffee”（无限咖啡店），每日为书院同学提供优质咖啡和甜点的同时，还将咖啡店打造成了一个师生交流、文化交流的场所，书院的英语角、葡语角在无限咖啡室举办后反响热烈。

第三个创业团队是由工商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雁飞、李玥和传播学大二学生李雨晨组成。由于无限咖啡室的成功运营，几位对烹饪和美食有共同兴趣的女生集结起来，在书院开办Foodie Corner（美食角），为书院生提供小食。截至目前，Foodie Corner已成功运营一个学年。

在上述3种创业实践平台中，第一种是由学校主导，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创业教育，所涉及的创业领域高科技成分较高；第二种是由学校管理、由学生自发组建团队参与创业实践；第三种也是由学生自发组建团队进行创业，但有别于第二种，第三种是以书院为平台，利用书院空间资源和资金支持，以书院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笔者选取第三种创业实践平台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书院创业者的访谈，探讨创业教育中朋辈教育的意义与书院教育的平台优势。

## 三、朋辈教育在创业教育中的作用

“朋辈教育”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朋辈压力”，后者指朋辈之间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以使个人为适应或顺从团体社会规范而改变其价值观和行为。通过年纪相仿、生活经历相似、兴趣爱好相同的朋辈之间相互影响，互相学习、交流，分享知识经验以达到共同进步的教育目的即是“朋辈教育”。目前高校中对朋辈教育已有诸多尝试，并广泛用于心理辅导、学业就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中国地质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帮

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的“学子计划”、北京师范大学 Melt 雪绒花协会以社团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工作，以及许多高校的书院中组织学生小导师负责帮助管理和协调院生生活关系等，都是朋辈教育的应用。

通过笔者的观察以及对书院创业团队的采访发现，朋辈教育在创业教育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1. 通过创业者的榜样示范效应组建创业团队**

榜样的示范效应由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支持。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的分析，班杜拉指出当观察者与示范者在兴趣爱好、价值观、年龄等方面存在相似性时，观察者在心理上会产生向榜样示范者学习的倾向。而且，观察者与示范者的共性越多，榜样示范者对观察者产生的吸引力越大。

通过对书院创业团队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创业团队的发起人和核心骨干成员一般有 2—3 人，而且以大二、大三年级学生为主，他们的专业背景相同或相近。例如，在胡志远的科技创业团队中，三位成员分别来自机电工程专业和电机与电脑工程专业。在 Foodie Corner 创业团队，有两位核心成员来自传播系，另一位来自工商管理系。他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在同一书院环境中学习生活，为创业团队的组建提供良好前提条件。在创业过程中，核心成员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发挥特长，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团队成员在交流中潜移默化的学习，也因此增加对未接触领域的兴趣与探索欲。如在胡志远的科技创业团队，胡志远对机械的爱好影响了其他创业成员，他的独立创业经验也激发了其他成员的创业兴趣。Infinite Coffee 的创业团队是由几位对精品咖啡有浓厚兴趣的同学组成，并在发起人的带领下，在创业过程中不断研究、改进咖啡成品品质。

### **2. 在创业过程中协作学习、双向提升**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应是学生主动获取知识、主动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非对知识的被动接受，如此才能有效的实现自我提升。创业团队成员虽有相似的经历、背景，相同的兴趣爱好，但性格、知识结构等方面仍有不同，在创业过程中既要解决实际难题，又要相互磨合、互相配合。由于创业是自发产生的，在创业过程中遇到问题，创业者往往会积极主动的寻求解决方案，并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协作学习，从而获得双向提升。这种在朋辈交往中主动发展个体认知结构的过程，正是创业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在采访过程中，受访者无一例外的表示创业经验使自己受益良多，无论是从经营经验的积累、还是时间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方面，都有明显的提升。

### **3. 通过创业传承持续吸纳受教育者，在由受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中自我完善**

在对受访者进行访谈过程中，几位受访者多次提到了“传承”，他们希望所经营的店铺在自己毕业后仍然“后继有人”。Infinite Coffee 的创业者在创业之初便一直在为咖啡店寻找合适的继承者，终于在毕业之前为咖啡店找到了合适的继承人选，目前咖啡店的日常运营都由此继承者负责，创业者则退居二线。在这种创业教育中，传承的需求使得创业团队需要持续纳新，与此同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身份也在不断的再生产：

随着创业的进行，最初的受教育者会逐步转变为参与者到最后成为教育者去影响和教育继任者。这种身份转变的过程是持续发展的，受教育者也在此过程中通过身份的转变完成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

创业教育的初衷是培养创业人格，是对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学习能力、冒险精神、社交能力、管理能力的综合培养。朋辈教育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有益补充，在朋辈教育中通过榜样的示范作用带动协同合作者对个体知识体系的主动建构与完善，在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身份转化过程中激发朋辈教育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实践创业过程中通过协作学习完成自我提升，增强受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以最终实现创业教育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 3 个创业项目均是完全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创业项目，固然可以充分发挥创业者的积极主动性，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但如果缺乏一定的指导或引导，就创业者本人而言可能会在创业初期走一些本可避免的弯路，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教育者的角度而言，缺乏有效的引导，创业项目门类可能会出现单一化的问题（从目前学校和书院自发创业项目来看，仍以经营食品或饮品类产品为主），创业教育受众有限，另外，如果缺乏适当指导，创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财务账目混乱、入不敷出，或因管理不善而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在所在社群中造成消极影响，极大降低创业教育中朋辈的正向榜样作用。

## 四、以书院为载体推行创业教育的优势

教育环境在创业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积极的教育环境对教育目标的实现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澳门大学通过结合“专业教育”(Disciplinary Education)、“研习教育”(Research & Internship Education)、“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社群教育”(Community & Peer Education)的“四位一体”教育理念，培养全人人才，其中书院以“社群教育”为主，通过体验式教学，提升学生软实力(Soft Skills)。这与在健全人格基础上培养创新创业精神的创业教育目的是一致的。书院所构筑的朋辈教育环境，也是推行创业教育的理想场所。

### 1. 书院营造的社群氛围是孕育自主创业的土壤

与传统宿舍不同，书院打造的是跨学科、跨年级的朋辈教育场所，也是集生活、交流、教育功能为一体的社群。这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要目的地专业院系所无法替代的。在这种独特的社群环境中，更容易孕育出自主创业团队。例如受访的 Infinite Coffee 创始人表示，当时的创业灵感来自于书院，初衷是希望打造书院独特的咖啡艺术交流场所。也正是在这种密切的社群环境中，创业者所经营的事业反过来增强书院的凝聚力。以上 3 个创业团队吸引不同群体，成为有共同兴趣爱好者交流的场所。特别是 Infinite Coffee，在逐渐形成品牌效应后，更吸引了书院外的咖啡爱好者，成为书院的独特名片。

### 2. 书院灵活的管理政策为创业团队的运作提供空间

书院的管理和运作相对独立。在对创业者采访的过程中，受访者也都表示，书院相

对灵活的管理政策、书院院长在场地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在创业初期为创业者解决了不少难题。在场地方面，书院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有较大自主权。经许可后，书院创业者对空间的利用、环境的布置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如 Infinite Coffee 以太空为主题的创意墙，就是由爱好绘画的书院生协作完成，灵感来自于咖啡店名“Infinite Coffee”（无限咖啡）。除硬件支持外，书院管理者还在创业团队的经营方面给予支持，例如在各类书院活动中，购买 Infinite Coffee 的咖啡和服务，不仅宣传推广了咖啡产品，也因“购买学生自制咖啡”增加了活动亮点，此外，书院还鼓励利用创业空间开展朋辈教育活动，如建议每周的英语角和葡语角在 Infinite Coffee 举办，也为 Infinite Coffee 在国际学生群体中增加了知名度。经过两年的经营，Infinite Coffee 已经成为书院中集休闲、文化交流、心理疏导等功能为一体的独特育人空间。

### 3. 书院独特的导师制为创业教育提供优良的教育资源

书院除常驻导师外，还聘任各学院教授作为书院的非驻院导师。教授来自不同学院，有不同专业背景、兴趣特长、经验经历。书院的非驻院导师制为推行创业教育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良教育资源，可以给创业团队提供经营管理、财务、人力资源管理、品牌推广营销、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专业的建议和指导。但就目前而言，书院的创业团队的经营仍以自我探索为主，在采访创业者时，许多创业者表示了解书院可以提供的创业支持，包括导师的支持，但也因为时间精力有限、与导师有一定距离感等原因，未利用导师资源解决实际经营中的难题。

除了被动等待创业者寻求帮助外，笔者认为，书院导师还应主动利用书院的社群教育平台，通过讲座、工作坊、游戏等多元化活动形式推行创业教育。只有主动的、有的放矢地设计和开展创业教育，才能更有效的提升教育成果，扩大受教育者范围，与朋辈教育手段相互配合，弥补朋辈教育不足，引导创业教育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推进。

## 五、书院创业教育模式构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研究逐步深化，由创业教育的必要性研究转向创业教育方法、创业教育课程设计、创业导师队伍建设等实质层面的研究。但利用书院平台，发挥朋辈教育优势进行创业教育改革的研究仍然有限。笔者在工作中所观察到的，是书院生自发创业萌芽，是书院创业教育的有益探索。目前各创业团队运营良好，虽在开创初期遇到过资金、人员、政策方面的障碍，也在书院的支持和创业团队通力协作下一一解决。

然而，从教育者的层面思考，要有目的、有步骤的推进创业教育体系化发展，在全校范围普及创业教育，达到培养创业型人格的目的，仅仅依靠书院自发的创业团队显然不够，而是应通过体系化的通识课程设置、专业导师队伍建设、院校企三方协同合作，支持和配合书院创业项目开展，提升书院朋辈教育在创业教育中的效果，最终达到激发学生创业精神、培养学生创业型人格的目标。具体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通过书院通识课程普及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并非精英教育，对象不应仅局限于有创业热情的学生。创业教育是系统教育，旨在全面培养学生创业人格，因此，并非仅靠进修一门或几门课程可以达到，而应将创业教育浸润在整个“全人教育”体系中，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创业教育。可以利用书院通识教育课程，集合书院导师资源共同开发创业教育通识课程，供书院生选修。在课程设置上，应包括培养创业精神的创意激发、创新战略设计等，培养创业知识的市场营销、风险管理、合同管理、电子商务等，以及培养创业能力的商业计划、资本筹集、团队建设、危机管理等方面，是涉及心理、工商管理、法律等多学科的综合课程。这些课程可以针对不同年级学生分阶段开展，如针对大一、大二低年级学生，应以创业心理、创业精神培养为主，针对大三、大四高年级学生，在知识体系相对成熟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创业知识、培养创业能力，特别是结合书院创业实操项目，对创业者有针对性的提供相关辅导，让创业者“带着问题学习”，将创业教育效果最大化。

### 2. 建设多维度创业导师团队

创业教育并非创业知识的简单灌输，而是对个人独立思维方式、创新精神的培养。传统的授课模式不能满足创业型人格培养的需要。在教育手段方面，应结合传统师生教育和朋辈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也应设计丰富多元的体验式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这就需要一个具有创新精神、专业背景多样化的导师团队支持。澳门大学十间书院目前都配有专职驻院导师 2—3 名，另有 20 多名学院教授担任兼职的非驻院导师。在导师团队建设方面，应充分发挥驻院导师与书院学生接触时间多、对书院生的了解更全面的特点，激发院生创业兴趣，鼓励有创业潜力、创业意向的院生组建创业团队，并以驻院导师为桥梁，通过驻院导师联络相关专业的非驻院导师，给予创业者针对性的指导建议。非驻院导师则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给予创业者技术支持。除驻院导师和非驻院导师外，还可聘请企业家作为校外创业导师，结合自身经验给创业者最有效的创业指导和人生规划建议。以驻院导师、非驻院导师和校外导师为创业教育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支持。

### 3. 整合书院、学校、企业三方资源推动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对象上应做到点面结合，既有普及教育，也有重点培养，全方位、多渠道为创业型人才创造实践机会。在书院层面，对优秀创业团队项目给予场地和初始资金支持，鼓励书院生进行创业创新课题研究；在学校层面，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如澳门大学创新创业中心）组织创业训练或创业比赛，提高学生创业兴趣和创业能力；同时，可以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企业提供参访学习、中长期实习机会，对优秀创业项目可投资融资，将创业项目推向市场。

总体而言，创业教育不应功利化，而应回归育人的初衷，以培养学生创业型人格为核心。在创业教育中，朋辈教育可发挥正向激励作用，是传统教育手段的有益补充。在构建创业教育体系方面，应充分发挥书院的社群教育平台，科学、系统的设置创业课程，充分利用导师资源培养学生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同时构筑院、校、企三方平台，共同

为培养创业创新型人才助力。

### 参考文献

- [1] 王焰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反思与模式构建[J].中国大学教学,2015,(04):4-7.
- [2] 李燕.多学科视野中的创业者人格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152-156.
- [3] 李燕.从外烁到内生:霍兰德创业型人格理论对高校创业教育的启示[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87-90.
- [4] Timothy Butler. Hiring an Entrepreneurial Lead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7 [2019-05-29].<https://hbr.org/product/hiring-an-entrepreneurial-leader/R1702E-PDF-EN-G>.
- [5] 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113-114.
- [6] 徐欢,吴国斌.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德育价值探索[J].人民论坛,2015(1):208-210.
- [7] 董爱霞.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内容梳理及对国内当下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实践的启示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7(03):124-126.